

中学生心路第二辑

往事是一盏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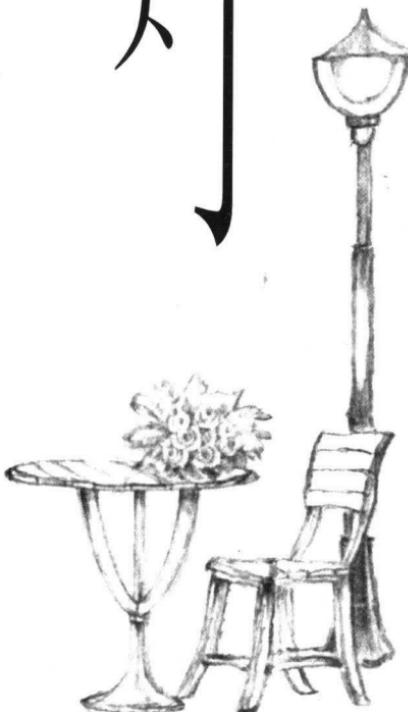
汐子 著
海天出版社



往事是一盞灯

汐子 著

海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往事是一盏灯 / 汐子著 . -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 ,
2001. 6
(中学生心路系列. 第二辑)
ISBN 7 - 80654 - 475 - 5

I . 往... II . 汐... III . 中学生 - 青少年心理咨询
IV . B84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1161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ph.com>

责任编辑: 杨宏英 封面设计: 王晓珊

责任技编: 卢志贵 责任校对: 陈敏宜

插 图: 王甜甜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: 7.125

字数: 120 千 印数: 1 - 10000 册

定价: 12.8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“窗外”的女孩 (1)

双休日那两天，我一刻也不停地在想着李老师。我真的好恨他为什么要对我说出那些话，原来我们之间是多好的师生关系，他为什么要打破这种关系呢？可是，我却在不停地想着他。我忽然发现——我爱上了他！就像《窗外》里边的那个女孩，爱上了她的语文老师！

是谁杀死了这个男孩？ (26)

窗外，暮色已经浓重了，我和班主任一起沉浸在一种心情中，我们共同追忆着一个叫猩猩碎的瘦男孩。

大一男生 (48)

我抽出一张贺卡，不经意间翻到背面，看到上面写着两行很抒情的句子，开头的称呼只有一个字——“你”：

我赶紧把贺卡插进了文件夹，我大约能猜

到，这个“将”一定是薛涛喜欢的一个女孩子。

小雅和继母 (67)

“不，你错了！”妈妈忽然变得很严厉地对我说，“现在那个家里，你才是多余的人”。

我惊呆了。

妈妈的话虽然无情，却真实得让人受不了！

少女杀人事件 (86)

小玲杀人的事情，被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知道后，大家都以为是公安局搞错了，甚至还有老师准备写联名信去为小玲申冤。因为，小玲是一个好学生，成绩虽然不是拔尖的，但非常听话，从来不惹任何麻烦。

这样的女孩怎么会去杀人呢？

“冻米糖”的初恋 (106)

看完冻米糖写的这些文字，我有点震惊。等我关闭附件的时候，才看到她给我写的信：

“HI！虾米。这就是我的初恋故事，可能让你失望了，我不是一个纯洁的女孩了，因为我有过一场不纯洁的初恋。”

特殊笔友 (129)

海涛说：“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，程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，她使我对人充满了信任，对青春岁月充满了思念。后来，我大学毕业，换了很多工作，也碰到过很多不友好的人，但我始终没有放弃乐观的性格和与人友善的处世态度，这一切我觉得都是程月给予我的财富。”

海鸥飞去 (15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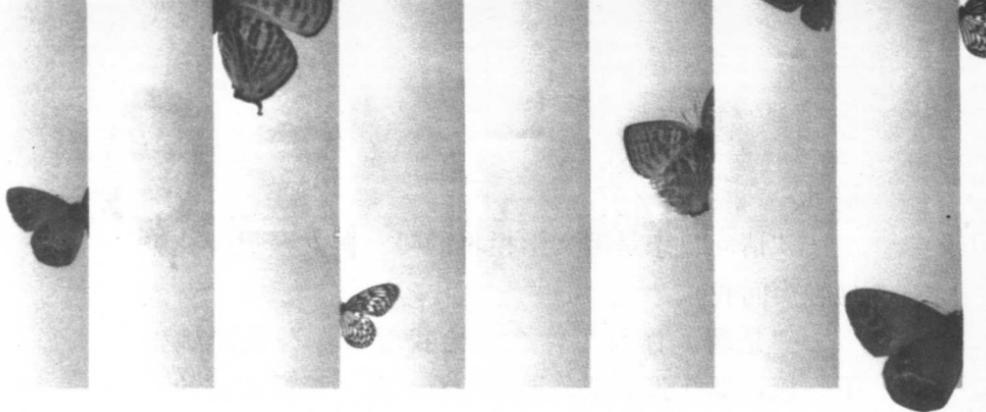
海鸥很快就拥有了一个耻辱的绰号——“周狐狸”。不知是谁起的，传遍了全校，甚至老师都知道了。背上这个绰号的海鸥，成了一只孤独的海鸥。

突破自我的江曹 (170)

我觉得一个人吸取知识的时候，一定要具备一种清澈的心境，否则，那么多东西怎么能顺畅地填进你脑中呢？

往事美丽如烟 (193)

随着静怡的诉说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两行诗句：“我的书间之花，落下它那被遗忘的花瓣。在黄昏中，这花成熟为一颗记忆的金果。”——泰戈尔”



“窗外”的女孩

双休日那两天，我一刻也不停地在想着李老师。我真的好恨他为什么要对我说出那些话，原来我们之间是多好的师生关系，他为何要打破这种关系呢？可是，我却在不停地想着他。我忽然发现——我爱上了他！就像《窗外》里边的那个女孩，爱上了她的语文老师！

那是一个忙碌的星期一，早晨刚走进编辑部，就看见桌上堆着一摊未拆开的稿件。我埋头拆稿、看稿，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进来的。直到一位编辑喊我说，有人找。

我抬起酸疼的眼睛，这才看见一个十五六岁年纪，衣着十分朴素、甚至可以说比较土气的女孩子怯生生地站在我身边，她的右手攥着几张卷成圆筒型的

一样的季节的流转 有着不一样的心情 也许就是
这样的日子 可以让我想起 最深最浓的记忆



稿纸。

“请问，您是编文学栏目的吗？”女孩很有礼貌地轻声问我。

“是啊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”我让她坐下，接过那几张稿纸，展开一看，是一篇散文式的小说，写两位中学生之间的友情，不太长，大约800多字。稿子是用圆珠笔抄的，颜色很淡了，字又比较小，我看惯了电脑稿，所以，看她这篇题为《友情》的稿子显得有点吃力。

终于读完了，我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，快速考虑了一下将要对她说的话，然后才抬头看她，竟然发现她神情异常紧张，她的脸涨得通红，两只手紧紧绞在了一起，她在担心地看我。

我不禁有点歉然，连忙先岔开话题稳定她的情绪。我问她：“你在读初中还是高中？”谁知她听了，居然支吾半天，脸涨得更红了。我正不解，她才告诉我：“我现在不上学了。”

“啊？原来是这样的呵。”我沉吟着。忍不住又问她：“你还小，为什么不读书了呢？看起来你挺喜欢写作呢。你瞧，你的文字很流畅，也懂得一些写作的技巧，当然这篇小说写得不算很好，但以你的年龄来说，还是不错的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她的脸上渐渐出现了一些喜色，她



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已经发表过一些作品了，不过还不算多，只有两篇……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，这才发现，她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女孩子，可是我总感到她的脸上有一丝挥之不去的阴影，说句实话，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孩，我心里产生了好奇和关心。

我继续和她聊着关于写作的话题，她听得很认真。可是，却始终不肯说出她为什么不上学的原因。我虽然想知道，但毕竟不好强求。

忽然，她抬头看了墙上的钟一眼，骤然站起身来：“对不起老师，我得走了。”说完，就急匆匆地道别了，我从窗户看下去，只见她小跑着朝前赶路，好像要赶时间去哪里。

“奇怪的女孩。”我轻声嘀咕着，看看表——现在才10点钟而已。

以后的一星期，这个女孩没有再出现，就在我几乎要把她忘记的时候，她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“是汐子吗？我是《友情》的作者，你还记得我吧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想起来了：“当然记得你了。怎么，你又写出新作品了吗？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呀？”

“上次您不是送了我一本杂志吗，我在上边查到



的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。你在家里吗？”

她似乎不想回答我的问题：“我考虑了好几天，我……”她顿住了，似乎很犹豫。

我连忙鼓励她：“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？那你就告诉我好了。”

“……是这样的……我……想和您谈一些我自己的事情……”她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出这些话来。

我立即和她约好时间：“那就明天上午，行吗？”生怕她又退缩。

“嗯……下午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！下午2点钟，我在编辑部等你，不见不散！”我干脆地说。

“……还有……”她又犹豫地说。

“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。”我再次鼓励她。

“我想告诉你的事情，不想让别人听见……”

我一听就明白了：“放心，到时候咱们去会议室，那里没有人打扰我们。”

“还有啊……”

我不禁笑了——她可真是个谨慎的女孩。

“您会不会把我的事情写出来？”

“你希望我写吗？”我反问她。



“是的。”她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——刚才她还担心会被其他的编辑听去呢。

“不过不能用我的真名，要用化名，就用‘李霞’这个名字好了。”

我满口答应了她。

第二天，李霞准时来到编辑部，我带着采访机和笔记本，把她带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。今天的李霞，神情显得从容许多，我什么也没多问，刚坐下，先打开录音机，然后打开笔记本。在一片寂静中，李霞开始缓缓地说起了她的故事——

我是一个农村女孩，在家中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。我的家庭和大多数农民的家庭差不多，父母每天都很劳累，而且经常要为家里的开支发愁。

我父母与周围人的不同之处是：他们非常支持我和弟弟读书。从我背上书包的那一天起，父亲就教育我要好好念书，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脱离贫穷的命运。我和弟弟都很懂事，在学校我们都是全优生，放学一回家，我们会抢着帮爸爸妈妈干活。

那时候，我的家虽然不富裕，却经常充满欢乐的笑声。我和弟弟每年捧回家的三好学生奖状都是父母开心的源泉。我曾无数次地痛下决心——一定要考上大学，将来一定要让为我和弟弟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过上舒适的生活！

一样季节的流转 有着不一样的心情 也许就是
这样的日子 可以让我想起 最深最浓的记忆





小学六年，我年年都是三好生。还记得毕业的那一天，校长特意对我说：“李霞，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！”其实，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评价。我并不是个高傲的人，但我的心很高很高——我有个梦想，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女作家！

还记得上初中的头一天，班主任李老师走进教室的情景。他看起来有30多岁，瘦高的个子，皮肤白白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看起来又斯文又和蔼可亲。他说：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也是你们的语文老师……”

当时我心里的第一个感觉是新鲜——因为小学老师中，除了体育老师，教我们的老师全是女的，更别说男老师当班主任了。我还有一个感觉——这个老师书一定教得不错，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遇上几个好老师。

李老师很快就注意到了我——因为我写的第一篇作文的缘故。他欣喜地把我那篇作文在全班朗读了一遍，还表扬了我，说我的文笔流畅、叙事生动、富有感情。

再然后，自然而然地，我成了语文课代表，经常出入李老师家里，给他送本子，或是做一些别的事情。李老师的家只有他一人，听班里同学议论说，李老师的爱人在另外一个乡住，听说，李老师和她感情不好，才与她分开，在一年前调到我们学校的。班里



的女生老喜欢议论李老师，我很少加入其中，或许是因为我比较清高，或许是因为我很尊敬李老师的缘故。

一天，我在李老师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本《作文通讯》，忍不住拿过来翻看起来，这一看就把我给吸引住了。李老师微笑着说：“喜欢看吗？借给你。”我有点不安，也不太好意思。李老师干脆就对我说：“其实，这是我专门为你订的。当然，我也可以顺便翻翻，主要还是给你看。”

我听了这一席话，真的是很吃惊啊。虽然说，从小学开始，我遇到的每一个老师都很爱护我，但像李老师这样对我的，我还真没遇上过。我觉得李老师把我当成了他亲生的女儿一样关心和爱护，所以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李老师经常指点我如何写好作文，他还教我怎样写小说、写散文、写诗歌。听他说，他以前的梦想是做一个诗人，我听了，心里又是一阵激动，我也忍不住告诉了他我心底的秘密——我想当一个女作家，像张洁那样的。

我以为李老师会很高兴，谁知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这很难很难……你需要付出很多很多……”我虽然不全明白老师的话，却深感我和老师的心贴得更近了。



就这样很快一年过去了，我升上了初二。

这时，班级老师忽然发生了变动，李老师不带我们班了，他被调到了三班，三班的语文老师来教我们班语文课。我们的班主任由数学老师兼任，他姓秦，也是一个男老师，年龄比李老师大一些，大概有40多岁吧。

我听大家议论说，之所以这样变动，是因为老师之间闹矛盾的缘故。我早就知道李老师和数学秦老师之间有矛盾，他们之间不和，至于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我们小孩子也闹不明白。我只是想——为什么要调李老师到别班呢？为什么不是秦老师调别班呢？

其实李老师喜欢我，学校老师同学都知道。秦老师好像一直不怎么喜欢我，这大概与李老师有关。其实我觉得秦老师有点小心眼，他还经常讥讽我，让我感到很委屈。

现在，秦老师当了我们班主任，我的倒霉日子就有了。他对我的工作吹毛求疵，经常当众让我下不了台，最后，把我的学习委员也给拿掉了，给了一个数学成绩很好的同学。我是一个要强的人，自然受不了，情绪也不好，在家里不敢跟父母说，我怕增添他们心理上的负担，所以只有去找李老师。

李老师就安慰我：“当不当班干不是主要的，只有功课和成绩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”其实李老师似



乎也比较苦恼，情绪低落。他告诉我，也许很快他又要调离这里，因为学校有一帮人嫉恨他。我很为李老师担心，同时也感到了失落——说实话，我很不愿意李老师离开我。这一年多来，他给予了我很多帮助，我此刻的心情，就像一个人拄惯了拐杖，忽然发现拐杖要消失了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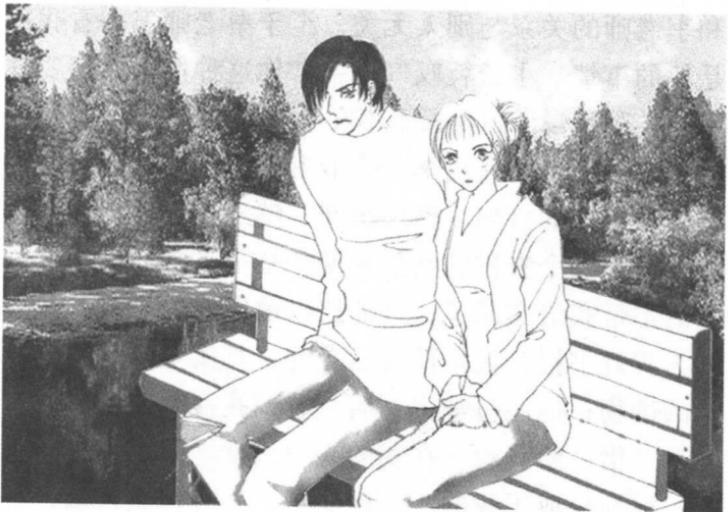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好朋友小云劝我不要再去找李老师，她还劝我和秦老师搞好关系。我是个性格倔强的人，表示我和李老师的关系与别人无关。至于秦老师怎么看我那是他的事情。小云就叹气说：“你这种性格肯定要吃亏的！”我告诉她我根本不在乎这些！

我不仅经常去找李老师借书，而且还帮他料理一些家务，比如打扫、整理房间、洗洗衣服什么的，这些活对于一个农村的女孩来说，是很平常的。李老师虽然不带我语文课了，可他比以前还要关心我，他继续为我订书报，说是他自己看的，其实全都是适合我看的读物；他还时常去书店，看到我喜欢的书，就买回来“借”给我看。在我的心中，李老师不仅是个长辈，逐渐也成了我的一个好朋友，我有什么苦恼，都愿意向他诉说，而他总是那么耐心地劝导我。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文学，从他那里，我知道了很多作家的故事，他还对我说到了台湾著名的女作家琼瑶。

也许城里的女孩对琼瑶并不陌生，但我第一次听



到这个名字，还是从李老师那里。李老师说琼瑶是个很伟大的作家，她吃过很多苦，她非常会写情，李老师还说很多人攻击琼瑶的小说没有艺术性是不公正的。我从李老师那里借了一本《琼瑶传记》，看了之后我真的很感动——为琼瑶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，更为她的才华而叹服。我还书的时候，透露出非常想看看琼瑶的处女作《窗外》的心情，李老师说，这本书现在可能不好买，不过他会想办法给我借。



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我都忘了李老师的诺言，谁知他竟然真的为我借来了《窗外》。那天中午，他让人喊我去他家，我刚敲门进去，他就笑着把《窗外》递到我的面前，我忍不住欢呼起来，一把抢过书就翻起



来。李老师警告我：“这是好不容易才借来的书哦，不能弄丢了。记住不要让同学看见它，不然大家都来借，就要不回来了。”我感激万分地冲李老师使劲点着头，他竟然拍了拍我的脑袋，疼爱地看着我。

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，《窗外》无疑深深地打动了我。一个晚上我就看完了，第二天，我又重看了一遍。我感到自己的心里有着一股莫名的激动，就像涨潮的潮水一般，缓缓地涌上来。可是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绪，我又说不清，我好像有些激动，又有些不安……

初三了，功课一天天地紧张起来。我知道关键时刻到了，可是我的成绩反而下降了。特别是数理化，我感到越学越吃力，而秦老师对我的冷言冷语就更多了。我不想理睬他，可是我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真的很苦恼，又说不出——即使对李老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确切。我只是感到自己越来越不能够专心于学习，我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，忽高忽低地没个准儿。有时候一阵风吹过，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辛酸，想流泪……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。

一天，我去李老师那里还书，他说明天有一个全省中学生作文大赛，是省教委和一家报社联合举办的，李老师说：“明天是星期六，我带着你去省城参加竞赛，争取拿一等奖，考高中还可以加分呢！”

一样季节的流转 有着不一样的心情 也许就是
这样的日子 可以让我想起 最深最浓的记仇

